

哲学的当代境遇和使命

胡 玻

(重庆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重庆市 400020)

摘 要: 哲学在今天很有必要进行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其关键是要突破传统形而上学的致思进路,开辟哲学非形而上学的新进路。这一新的进路就是要转向现实生活世界,以现实思想作为哲学反思的对象,以对现实思想的批判与建构为目的。如此一来,哲学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现实功能和意义:一是通过思想批判而防止思想的僵化,推动思想的变革,保持思想的活力;二是与科学一道构成一种超越利益主体立场的真理向度,从而为现代民主制度提供一种必要的补充;三是突显和张扬生活之为生活的反思特性和创造本质,从而有助于维护与促进人的现实生活。

关键词: 哲学;当代境遇;使命;反思;现实思想

中图分类号: B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41(2007)05-0063-05

哲学在今天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况?面对各种关于哲学的疑问与迷惑,我们如何回答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及其功能作用的问题?如何在当今时代推进哲学的变革与发展?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从事哲学研究的人都应当首先思考的,也是所有关心哲学命运和质疑哲学意义的人需要了解。

一、哲学的当代境遇

(一)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基本致思进路长期占据着哲学的主导地位。在形而上学语境下,哲学是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最高的、总的指导的,是为人们安身立命提供终极意义依据的。然而,哲学的这两大传统功能到了今天,实际上已经日渐式微以至消失了,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

长期以来,哲学都是在形而上学的进路上开展的,对超现实的永恒存在和世界终极统一性的追求,就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无论是西方传统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都属于这样一种“形上之思”的哲学。虽然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有一个高度逻辑化的表达系统,但就其基本的致思取向而言,它跟西方传统哲学实际上是并无二致的,都是一种旨在超越现实的终极追求、终极关怀。同样地,传统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分,只是在对世界本原问题的回答上有所不同,但它们的这个问题本身却是同样的,即有着同样的问题意识。而且世界本原的问题是一个典型

的形而上学问题,它预设了世界万事万物都统一于某种最终的本原,因此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它们实际上都处于同样的形而上学的致思水平上。

在形而上学的语境下,哲学的功能或作用首先就被描述为: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的理论,它是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一种最高的、总的指导的。但事实上,哲学存在两千多年来,它与科学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变化发展着的。在人类的古代时期,即人类认识产生与形成的早期,那时科学还很不成熟,哲学对科学就确实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哲学家们关于世界总体的这样那样的思辨想象与设想,启迪了各门具体科学的探索,推动了科学的产生与形成。另一方面表现在通过哲学思考的锻炼,人类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等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又为推动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主体思维条件。但到了近代以后,这种状况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近代是科学突飞猛进的时期,也是科学日益成熟而独立、逐渐脱离哲学“襁褓”的时期。正是从那时候起,科学成为了一门独立于哲学的认识活动,能够完全独立地对世界进行客观认识,而无需任何哲学的指导与帮助。而且科学此后的不断发展,也基本上无关乎哲学的作用,而主要是科学自身内在的逻辑发展与现实生活需要的推动所致。可见,如果说在科学发生、发展的起点上形而上学哲学发挥了某种重要的指导作用、推动作用的话,那么在

* 收稿日期:2007-06-19

作者简介:胡玻(1967-),女,重庆市人,重庆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博士,西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研究元哲学、思想哲学。

科学已经发展成熟并完全独立之后,这种作用也就随之而淡薄以至消失了。

在形而上学语境下,哲学还被看做是为人生提供终极意义依据的,以满足人们对“终极关怀”的需要。“终极关怀”是人类心灵的皈依,是人的精神固有的超越特性。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肉体生命存在,但作为有限生命的个人,在精神上却总是希望能够超越自身的有限和暂时性,而与无限和永恒的存在联结起来,这样一种心灵的追求,就是人类精神中永远不可磨灭的超越特性。在一定意义上,哲学和宗教都发挥着满足人们的“终极追求”需要的功能,但二者所采取的方式和途径是大不一样的:宗教更多采取的是感性方式来明示“神”的存在,而形而上学对永恒与绝对的探求则主要是通过高度抽象的概念思辨;宗教诉诸于人的超理性的信仰力量,而哲学则更强调理性的思考。把哲学与宗教相比,显然后者更易于为大众所理解、掌握并加以实践,从而在社会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对于广大的社会民众而言,他们对无限的追求、与永恒的沟通,更多地是通过宗教或准宗教的信仰来达成的,而无须通过哲学的思辨追问。

综上所述,在形而上学的语境下,哲学的两大传统功能——为具体科学提供总的指导、为人生提供终极意义依据,在今天实际上一个已经日渐式微以至消失,一个是本来就非常微不足道的。这就把哲学逼进了这样的一种境地:哲学还有用吗?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二)哲学作为一种“爱智”之学和反思活动,长期以来又忽视了对现实思想的反思,而将现实思想及其存在排斥在哲学的对象视域之外。这一状况发展到今天,随着形而上学困境的出现也随之而突显了出来

哲学自古希腊产生时起就是被作为“爱智”之学的,“哲学”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是由“爱”和“智慧”两个词根构成的,它是一个动宾词组,即对思想、智慧的热爱、追求、珍惜与维护。现在人们习惯于说哲学是“智慧”之学,这其实是一种讹传,“爱智”跟“智慧”虽一字之差,其含义却差之甚远。事实上各门具体科学和实践之思才是智慧之学、智慧之思,而哲学则是对它们的关切与看护,目的就是要防止这些科学和实践中心思想和智慧退化、僵化,并推动它们的创新发展。哲学的“爱智”,落实到具体的做法上就是“反思”,即思想反观自身、反求诸己,与自身相面对来加以考察、审视和探究。在其他学问中,思想都是指向它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的,而在哲学中,思想指向了自身及其存在,正是为了标明这一区别,所以哲学之思通常就被强调为“反思”。

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历史形态之一,它也是反思的,即以思想自身为对象的。传统形而上学反思的思想对象,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自在世界自身的思想。在形而上学

家们看来,思想、理性绝不仅仅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更不存在于整个世界之中,人的思想只不过是作为世界本体的客观精神的一种主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人的主观思想是暂时的、偶然的,而世界的客观思想则是一种永恒而普遍的存在。正是世界的客观思想、客观理性,从根本上支配着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存在,从而无论事物怎样千变万化、纷繁复杂,它们都有一般的规律可循,而整个世界的存在也才呈现出一种合理而有序的状态来。因此形而上学者们就认为,支配着整个世界的永恒不变的客观思想才是哲学真正要探求的对象,哲学的任务就是要透过世界万物的各种表面现象,去把握万事万物背后的统一的思想本体及其理性本质。

按照这样一种观点和思路,传统形而上学就必然要把人的现实思想排斥在哲学反思的视域之外。人的思想观念属于现实的范畴,同现实世界的其他一切存在物一样,它具有时间性、历史性的特点,这在形而上学看来,就是属于现象世界的现象之物。形而上学把世界划分为本体界和现象界,一切现象之物都仅仅是本体的表象、幻象,它们是暂时的、虚幻不实的和非存在的,它们作用于我们的感觉经验而迷惑着我们的心智。而哲学是要把握世界的本体、本质的,它就必须尽可能地超越和排除各种感觉经验与现象之物的干扰,才能达到对世界之永恒本质即绝对真理的把握。因此形而上学者认为哲学反思的对象不应是现实存在的思想,而仅仅是超越现实的绝对精神,这就导致了长期以来在对现实思想的反思上哲学的缺席。而随着形而上学自身功能困境的日益暴露,这一状况也就越来越突显了出来。

(三)由于哲学传统的意义、功能在减退,而新的哲学进路还在探索、建立之中,因此哲学在今天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到常识思维、常识经验的挤压

这一挤压主要是来自于哲学外部,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常识思维往往按照一种狭隘的经验之用,而对哲学提出“实用性”的要求。在常识思维中,所谓知识主要指的就是经验科学知识,所谓“实用”就是以经验科学作为范本的经验之用,即要求所有的知识都要能够直接针对我们经验领域的问题作出回答,从而为我们在经验领域的实践活动提供指导。这实际上就是要哲学像经验科学知识那样来发挥作用,按照一般经验科学的有用性标准来要求哲学。但问题恰恰就在于,哲学本来就是区别于经验科学的,哲学有着与经验科学不一样的特定的对象,从而也有着与科学所不一样的有用性。人们通常对哲学的实用性要求,实际上是犯了把哲学混同于经验科学的错误。

首先,哲学与科学有着不同的考察对象。作为反思的哲学,它可以与科学一样面对现实的世界,但它们的具体对象指向却是根本不同的。现实世界中既存在着经验的事物,也有非经验的思想存在着。科学作为一种以经验知识

为核心的知识类型,它的对象就是所有经验之物和它们的存在。科学的一切认知形式包括它的先验范式、逻辑和证明原则等都是为经验世界所准备的,是只适合于经验世界的,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科学的认知功能就是失效的。所以科学是不适合于非经验的思想观念领域的,它的经验知识本性决定了它不能也不需要考察任何思想观念领域的问题,所以说科学是不反思的。对思想观念问题进行反思的工作就留给了哲学来做,哲学正是为弥补科学的“盲区”而存在的。也就是说,哲学的特定对象是非经验的思想观念领域,这是哲学区别于科学的根本所在,也是哲学存在的必要性所在。

其次,哲学与科学有着不同的有用性。经验科学的有用性往往通过直接回答经验领域的问题,引起经验领域事物的变化而体现出来,这种改变的结果也同样是一种经验性的存在。但哲学所直接面对的是非经验的思想领域的问题,因此它的直接作用就是通过引起思想观念领域的某种变化而体现出来的。思想观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的变化发展也不像经验事物的改变那样易为人所察觉,所以哲学针对思想观念领域的影响也往往难以被人们所理解与把握。这也就是长期以来人们误解哲学不做工、不实用的根本原因所在。但实际上哲学对思想观念的影响同样是一种有用性的表现。人们的思想观念与它们的生活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牵引的,一定的经验存在产生着一定的思想观念,而思想观念的改变往往又是引起现实经验世界改变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直接针对思想观念领域的影响和作用,最终也会辐射到整个生活世界,从而对经验领域的存在产生某种根本性的影响。

因此哲学并非无用,而是有着与经验科学不一样的直接有用性。人们要求哲学对现实生活的“有用性”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无用的学问只是个人的一种益智游戏或好奇心的满足,但这两者都无须得到人们普遍的郑重对待。只有会跟现实生活发生某种联系的学问,人们才会真正郑重地对待它。但是要哲学像经验科学那样来实用、有用,却是对哲学的误解、误用。这不仅造成了哲学与科学的混淆,而且还会遮蔽哲学所独有的对象视域及其特定的功能、意义,并最终导致对哲学的消解。因此在当前哲学面临新的选择、新的突破之际,它同时又受到了常识思维、常识经验的更加严重的挤压。

把上述情况归结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总的结论:当代哲学亟待突破形而上学致思进路的束缚,实现自身向现实世界的转向。这不是要否定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一种重要形态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也不是要排斥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继续存在的可能性,而是说除了形而上学之外,我们今天还需要探索哲学的一种非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又需要对各种常识思维、常识经验保持应有的警

惕,以防止所谓的“实用性”要求对哲学可能造成的消解。

二、哲学的对象与目的

(一)近代以来,传统形而上学就不断地遭到批评,这些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传统形而上学的不可证明上。在我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不是它的不可证明性,而在于它的终极致思取向必然导致它与现实生活的背离

在近代以来哲学家们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评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经验主义的证明原则出发而提出的批评。不管是早些时候的休谟、康德,还是后来的胡塞尔、分析哲学流派,他们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经验主义的“可证明性”要求。在他们看来,传统形而上学家们关于世界整体的本原、本体等的看法,各自得出的结论不同,但这些结论、命题的真伪是无从确证的。原因就在于形而上学命题本身已超出了人的经验——包括外经验与内经验——领域,从而都是不可落实到经验证明上的,所以这些命题就注定了只能是独断的、可疑的。但问题在于,经验主义的“可证明性”原则也只是真理标准的一种,而真理标准是多类型的而非单一性的。形而上学命题本来就不属于经验类的命题,它也就不适宜用经验主义的可证明性原则来对之加以要求和裁决。对形而上学命题来说,它唯一要遵循的真理标准或要求是“思辨逻辑性”,这与“可明证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标准。

事实上,“可证明性”和“思辨逻辑性”作为不同的真理标准,归根到底都是等价的。也就是说,一个可经验证明的命题与一个符合思辨逻辑的命题在根本上看都是真理,而且是不同类型的真理,因为它们遵循的是不同的真理标准。而在不同类型的真理之间就再无可比性了,我们不能说一个可证明的命题就一定比一个符合思辨逻辑的命题具有更多的真理性,或者说后者比前者就更可疑。在此意义上,无论是我们按照纯粹的思辨逻辑推出“上帝”或“绝对精神”的存在,还是我们感觉直观到某物的存在比如“我们院子里有一棵黄桷树”,都可以算作是真理性的认识。因此现代哲学家们将经验主义的可证明性原则运用于形而上学命题中,这本身就有误用和错位之嫌。

在此我们可以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提出批评。在我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真正根本问题所在,是它与现实生活的背离。传统形而上学以自在世界为对象,以追求永恒和绝对为目的,这就使它始终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超现实的对象上,而把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看成是虚幻不实的、非真理的“现象”,从而将其排斥在哲学考察的对象视域之外。

但现实世界注定了是一个我们要天天与之打交道的世界。无论形而上学家们怎样贬斥人的现实生活、现实世界,它们都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存在中不可摆脱的、实际要与之

打交道的真实处境。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工作、生活、人际交往中都要遇到各种各样有形的、无形的事物,无论是眼前的或是离得稍远的,它们就共同构成了这样一个我们必定会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就不是我们主观上想否定就否定得了的,也不是我们不重视它就不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了。形而上学家们似乎不愿意正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所以才一味地排斥现实世界。其背离现实世界的直接结果就是,既无助于任何现实问题的解决,又使其自身因这样的背离而成为了对生活越来越无用的一门“超级学问”。

(二)哲学在今天需要来一次根本的转变。关键就是要突破传统形而上学的致思进路,而探寻哲学非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哲学要转向现实生活世界,转向现实存在的思想

哲学要转向现实生活世界,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个普遍共识。转向现实生活,既是对形而上学的一次根本性的突破,又是哲学的一次崭新的开始。它意味着哲学将从其对象开始,一直到它的思维方式、目的意义和功能作用等都要发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首先,从对象来看,转向现实世界的新的哲学反思,它的具体对象就是现实世界存在的属人的思想观念。人的思想观念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存在者,其特殊性首先就在于它不是可以经验直观的对象,其次它总是与它自身经验对象化的存在者一道存在的、显现的。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验直观到的各种存在物,不管是物质形态的还是非物质形态的,其背后都有人的某种思想观念的作用,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人自觉自为的主体意识。比如我正在喝水用的这个杯子,它实际上就包含和渗透了作为主体的人的思想观念在里面——它的功能与用途都是人赋予的,它的形状、色彩乃至工艺中都体现着它的制作者的审美观、价值观乃至对时尚的理解等等。这些人的思想观念就是与其经验对象化的存在物——杯子一道客观存在着的。

归根到底,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及其一切存在物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因此作为有意识有目的、自觉自为的人,就必然会在其创造物中体现出自己的思想观念来。而人的思想观念一旦走出了人的头脑而与某种经验对象结合在一起,它也就成为了一种同样有着客观性的现实存在。这种客观性就表现在,它是我们要实际面对和打交道的对象,当我在用 一个水杯喝水、插花或者做别的事情时,我就不仅是在跟这个物质形态的水杯打交道,而且也是在跟它背后的那些无形的人的思想观念打交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思想观念自身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也能构成人的认识的客观对象。按照学科的分工,对人的思想观念自身的反思考察,就是要由哲学来承担的工作。

可见转向现实生活的哲学,并不是要泛泛地以整个现

实生活世界的所有问题、所有事物为对象,而是要以现实思想及其存在为对象,是专门对现实思想及其存在的反思。也就是说,哲学转向现实世界并不意味着它就必须事无巨细地参与一切现实问题的讨论,而应始终保持其反思的理论品格,以探讨思想观念层面的问题为己任。只有保持哲学的这种反思取向、反思品格,才能将哲学与经验科学区别开来,从而也才能保持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如果不加区分地要求哲学也要直接参与讨论具体经验层面的问题,使哲学也局限在既定的功利目标中来开展其工作,只会消解了哲学的反思特性,抹杀了哲学的独特意义,从而使哲学的存在也变得无足轻重。

(三)随着哲学致思对象的改变,哲学所追求的目标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前形而上学奉行的是终极追求,哲学转向现实思想之后,其目的就不再是终极追求而是批判与建构

面对具体的、变化的现实思想,终极追求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一切现实存在者包括现实思想的存在都是相对而非绝对、变化而非永恒的,都是在时间中存在的有限存在者,只有变化才是永恒的、绝对的。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任何思想是绝对完美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点可以使思想和整个现实世界从此终止其变化与发展。因此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实际上是找不到形而上学所追求的那种绝对和永恒的,一旦哲学的致思取向转向了现实世界,就意味着它必须放弃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终极追求,而转向与现实世界的存在本性相一致的批判与建构的目的上来。

所谓对现实思想的批判与建构,就是根据人类现实世界存在的时间性、相对性和无限可能性的本质特性,哲学进行现实思想反思的两个基本的致思维度。一方面,反思就意味着要对现存思想开展批判检讨,发现现实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所在,另一方面,则是要探寻各种新的思想可能性及其相关条件,从而推动和引导对现实的不断改造与重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新的可能性,都是指的一种现实可能性,即能够向现实存在转化的可能性,它与形而上学所追求的那种永远不可能的超现实的东西是有根本区别的。从根本上看,人的现实生活、思想就是在这种现实与可能之间的不断转换,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推动和维护这一转换的持续进行。

三、哲学的现实功能

从超越性追求回归现实反思,哲学的功能作用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

首先,反思就意味着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张力,从而防止思想的僵化,推动思想的变革,保持思想的活力

任何一种思想观念一旦普遍形成后,特别是通过社会

实践而对象化为某种制度、规范和习惯等的现实存在后,它就具有了一种使自身固化而排斥其他思想可能性的惯性。思想的僵化、停滞由此而开始,这同时也是生活僵化、停滞的开始。要重新激发生活的创造、创新能力,首先就要激发思想的创新活力。思想观念的创新与改变,往往是生活发展与改变的前提。哲学以其反思向度关照现实生活,保持着人类对自我当下生活现实的审视状态,从而有助于激发人们的自我批判意识,并引导人们对新的思想和生活可能性的探求与开拓。

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真正的哲学既不可能是御用之学,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显学,更不可能成为一种时尚。哲学的使命就是爱智、就是反思,这也是哲学存在的必要性所在。因此真正的哲学思考活动永远是批判性、建构性的,而不是为已经存在并固化的现实作阐释论证的。这就决定了哲学与生俱来的“边缘”地位,决定了它永远不可能处于人类文化的中心,而只能作为一个守护者而看护着与经验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处于中心位置的文化知识类型。但哲学的这个“看护者”的角色又是必不可少的,人类正因为有了自我意识才能不断地进行自觉自为的发展与创造,哲学正是人类自觉意识的集中体现。

第二,在当今功利主义时代,哲学还与科学一道构成一种超越利益主体立场的真理向度,从而为当代民主制度提供一种必要的补充

当今世界,民主政治是时代的潮流和历史的趋势。但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的是,民主制度坚持的是大多数人原则,其实质并不是旨在追求与坚持真理,民主的结果也并不总是与真理一致的。人们通常不加区分地把民主形成的结果视为真理来看待,这是不正确的。民主制以尊重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原则,鼓励人们按照民主程序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在现代社会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基于各自利益立场所表达的意愿,与关于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无数主观意愿的总和也仍然只是主观意愿,而

不会就变成了客观真理。因此民主制度还需要真理原则的补充。

科学与哲学都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认识活动。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在哲学研究中,都要求遵循一定的真理性认识的客观法则,如经验验证、逻辑自洽和明证性原则等。按照这些客观法则所进行的认识,其认识结果与认识主体自身的利益立场和主观意愿之间就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时候它们往往是不一致的。因此真理性原则在根本上是一种超越主体利益立场的原则,它与尊重大多数人意志的民主原则就是相区别的。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我们除了要坚持民主的原则外,还需要坚持的就是科学与哲学中这种超越了主体利益立场的真理原则,应将其作为民主制度的一种必要的补充,与民主原则相互配合来运用。

第三,新哲学在根本上突显和张扬了生活之为生活的反思特性和创造本质,它是对人的现实生活的维护与促进

人类的生活不是一种单纯的存在,它是反思的、自相关的和自我创造的。人具有自我意识,能够反观自身的存在,把自身的存在当作对象来加以审视和改造,这种人的自相关性正是人类自我创造的前提。而人的生活之为生活就在于其创造性和无限可能性,如果哪天生活停止了创造与发展,所谓人的生活也就不复存在了,而将退化为某种单纯的、无知无觉的物的存在而不是人的存在。新的哲学反思不仅张扬了人的自我意识、自相关性,而且也彰显了现实人生的创造性本质和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因此它在根本上是对人的现实生活的促进与维护。与传统形而上学相反,新哲学不是要引导人们超越现实生活,到所谓的本体世界中寻求永恒与绝对的意义支撑;而是旨在推动现实生活“如其所是”地进行下去,不断地向新的可能性推进,从而实现和维护人类生活的本真意义和应有的自觉自为高度。

责任编辑 刘荣军

The Contemporary Circumstances and Mission of Philosophy

HU Bo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400000, China)

Abstract: It is the right time to carry out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philosophy, the success of which mainly depends on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metaphysical thinking and innovating the non-metaphysical thinking. That is to say, the change is to lead philosophy come to the real life, taking the practical thinking as the object of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with the aim to criticize and construct the practical thinking. Only in this way can philosophy regain its practical function and values which are as follow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ology and maintain its vitality by making ideological critical analysis; to supplement the modern democratic institution by establishing the scientific truth tendency beyond pure interest; and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our real life by displaying the refle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ing essence of life for life sake.

Key words: philosophy; contemporary circumstances; mission; reflection; practical thinkings